

被秋老虎搅得烦躁不安的初秋,气恼得脚一蹬,炎热的伏夏终于低下头来。季节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畏缩着,任凭凉风捧上晨曦,悠悠月光。

早晚凉爽,消耗量小了。万千农作物按下怦怦心跳,眉头大展,摸着肚子里正在膨大的胎儿,舒出一口长气。哪个不想分娩一大群健康壮实的孩子,献给选种、耕耘和用汗水奶大它们的主人? 哪个不想在金秋的舞台上一展两代的雄姿?

“一场秋雨一场凉。”可真是怪了,经过暑夏的疯狂,老天似乎也疲惫不堪了。它关闭了声响,敛合了热情,无精打采地歇息着。云也懈怠了,雨也懒得飘。秋早和虫病瞄着时机,又悄悄抬起了头。而恰恰此季,正是农作物灌浆圆粒、满荚结籽,即将临盆的关键前期。

乡村的节令比高铁还要准时。鸟啼与黎明,为登程者早早开启了门。平静的田野上,纵横阡陌,蜿蜒着田家的命运,一地阳光在等候制作和燃烧。

我宠辱不惊的父老兄弟,不屑苦难地加冕。他们没有借路脱身的习惯,从不透支岁月的预期。手中清亮的净瓶,收拾灾害,就像一顿野餐般愉悦,往往田歌未央。

轻松除恶,又不忘深情祭祖。七月十五日,道教的中元节。包裹着怀念的袱钱,暮色在烟雾里明明灭灭。先人的名字、优秀传统和遗愿,火光一样在检测虔诚的后人。

与清明节不同的是,奋斗了半年多的人们,可以自豪地禀告先祖,又一个金秋,比期望的堆得更高更大更焕光彩;世代小康的愿景,已经操在了手中,像无涯的金风,铺展在生生不息的故土上了!

傍晚,一座淡蓝的烟桥,又架高了东村和西村的曼妙。村头古樟下,清风徐徐。一把银白的老二胡,六个音符又使劲地在弦上狂跳。任凭顽童们的恶作剧,紧闭的双眼全然不见。不把一轮满月拉出来,挂到村东的楼房上,在“这群狗崽子”面前,怎样收得了场?

## 暖阳

焦夏中学早已不复见,周围一切也早已换新颜,可记忆依旧,风景依然。

焦夏中学大门前有一块草坪,紧挨着草坪的是一条三米来宽的马路。马路两侧有好多岔路,弯弯扭扭,扭到村庄,正对大门的一条岔路,弯弯扭扭,扭到小河。

小河二十来米宽,不知从哪里发源,也不知要流到哪里去。河岸外是庄稼地。夏天,稻禾挺直腰杆,穿上绿袍,游遍村庄,绿着,绿着,绿到远山;秋天,稻穗浸染金黄,弯着头颅,穿过村庄,黄着,黄着,黄到天边。秋冬季节,河水落下去了,河边便现出了一片沙洲,沙洲上铺了一层鹅卵石,黄的青的都有,圆的扁的狭的短的大的小的也都有。

澄清的河水,挟着蓝天,裹着暖阳,伴着和风,静静流淌,流淌着我们的欢乐。

“山茶那个花来呦山茶花,十呀个大姐采山茶,花篮那个歇在山坡上,唱呀个山歌转回家……”还记得沙洲上的女生的扇子舞《十大姐》吧! 甜妹杨钰莹的《茶山情歌》,都没编舞卢丽珠老师唱的《十大姐》悦耳动听。

## 直面两难人生

最近,我听到身边年轻小伙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大城市装不下肉身,小城市容不下灵魂”,那作为21世纪正当扛把子的80、90后这些人该何去何从?

有的人选择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,过上了体制内的生活,有的人决定背水一战踏上北上广的征途……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,人生都会有遗憾。

我大学读的新闻专业,虽然大学不是顶好的学校,但是中南地区唯一的传媒类本科高校。毕业后,同学们很大一部分都带着自己当初的豪言壮志奔赴北上广,在腾讯、百度、凤凰网从事新媒体工作,而我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地回到了小县城,过上了养老般安逸的生活。

为什么说不管怎么选都有缺憾呢? 很多次跟大学同学聊天说起各自当下的生活,最多的感受就是互相羡慕。

我羡慕他们在大城市上奋勇拼搏,哪怕头破血流,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勇士,羡慕他们有为自己梦想努力的毅力和勇气。大城市里生机勃勃的气息、到处充满挑战和机遇,我觉得这样才是年轻人生活该有的样子。



太阳慵懒着,特温柔。暖洋洋的日子里,鹅卵石上铺了一层阳光,金灿灿的,空气里氤氲着和煦的味道。中午,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卢老师带领我们女生在鹅卵石上跳扇子舞。

卢老师和我们女生每人两把红扇子。卢老师跟我们讲解动作要领时,声音脆响,满脸温柔,眼睛眯成一线天,也有和煦的味道,我们便也快乐起来。卢老师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甩开,我们便也照样学着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甩开;卢老师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收拢,我们便也照样学着“啪”的一声把扇子收拢。卢老师“啪”这扇子,“啪”得眼花缭乱,四面生风。我们跟着“啪”,可我们根本就“啪”不开,更是“啪”不响,“啪”得七零八落,还在那嘻嘻哈哈,倒倒弯弯。卢老师立马收去了温柔,眼睛圆了些,举起红扇。于是,正身肃面,跟着使劲地甩开和收拢。“啪”呀“啪”的,“啪”得褪去衣衫,“啪”得阳光飞溅,“啪”得河水咕咚咚。成绩斐然,卢老师的眼睛又眯成了一线天。我们丢了怕,可以嘻哈一阵了。

而我的同学则羡慕我不用每天赶公地铁,起早贪黑,没日没夜地拼命加班工作,生怕自己不如别人努力,让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了先机,羡慕我可以常伴家人左右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一顿饭……每每聊到最后,我们都以叹息收尾。

人生啊,不论你做什么选择,都会有遗憾,会认为是不是另一种选择会更好,说到底,是自己对当下的生活状态的不满意,才会使得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当初的选择。

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普遍被生活的焦虑感和无力感笼罩,有价值追求但有心乏力,而小城市却又沉浸在及时行乐的价值缺失当中。这一种状态正是“大城市装不下肉身,小城市容不下灵魂”的深刻诠释。

人是群居动物,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互相联系,自然而然就有对比,正所谓没有对比,就没有伤害,而人又偏偏喜欢在不断地对比当中自我否定,自我伤害。

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一提我表妹。小姑姑一家很早就南下打拼,现在在深圳已经安家落户,家里不缺钱的表妹从小就可以凭自己的

■胡景芳(通山)

之后,在暖阳轻洒的中午,我们又跟着卢老师双手拿扇子画圆圈。胸前画圆了,膝盖上画;膝盖画圆了,头顶上画;头顶画圆了,斜着画。画得阳光在打圈,画得河水在回旋……

元旦汇演,女生穿着绿绸衣,握着红扇子,在大路中学临时搭建的舞台上,我们女生舞蹈《十大姐》,红扇子在飞舞,绿绸衣在飘舞,舞出了靓丽的风景,舞出了沸腾的海洋。卢老师暖阳般温柔,眼睛都笑弯了,我们也跟着把眼睛笑弯了。

“十呀那个姐妹呦十枝花,唱呀个山歌转回家,大理那个茶花头一朵,谁呀爱劳动嫁给他……”清脆优美的旋律唤起记忆的画面在深处回放,画面里,有裹挟暖阳的小河,有欢乐的我们,还有河边沙洲上暖阳般的卢老师。

什么时候能再请卢老师担任总指挥,我们女生再共舞一次《十大姐》呢!

愿卢老师每天生活在暖阳下,养怡之福,可得永年。

■付婧烨(通城)

喜好做事。

我两打小都爱舞蹈,在我沉溺于题海时,表妹劳逸结合,一边学习一边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跳舞,在她把舞蹈从爱好发展成特长可以商演的时候,我却只能把它当成回忆,埋葬在心底。大学时,因为喜爱音乐,她从组乐队到转型成为乐队的经纪人,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,现在的她干了一行几乎令所有人羡慕的职业:资深全球旅行达人。

毕业后的这几年,我一直守在通城,忙着考试,挤进体制内,活得灰头灰脸;表妹却在全世界游走,这个月在美国潜水,下个月在澳大利亚看考拉,再下个月又在墨尔本沙滩……她的朋友圈是我的望远镜,每次看她在世界各地蹦跶,我就想发条消息过去:世界那么大,你替我好好看看。

人生,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,而一旦做了选择,你要做的就是在这条路走成彩色,而不是灰白。虽然我没有周游过世界,却透过镜头捕捉了田间地头动人的真实瞬间,用笔记录了家乡的建设发展日新月异,用脚步丈量了通城的大好山河。

## 阳光在心底流淌

■程应峰(温泉)

年轻时,身体虽算不上多结实,却很少上医院,偶尔有小病小恙,熬熬过就熬过了。当然,也有例外。

记得身为人师的时候,有一年过完春节,从家中返回学校,不知是得罪了哪路神仙,硬是一病连一病。咽喉不爽,全身上下不舒服,不知那个叫扁桃腺的东西是如何在作怪,总之感觉特别异样。偏偏又赶上开学的几天,身为班主任,有忙不完的繁琐事务,更让人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好在念大三的小弟尚可留在身边小住几天,里里外外,帮助干这干那,为我分担家中杂务,让我轻松了许多。

没料想几天后,小弟也身染病疾。上医院,医生说:“病得不轻,你是兄长,得好好看看啊!”请来医师,接连两天在家里给他打点滴。第三天,我问小弟:“感觉如何?”“好了!”小弟开心地说。那天,他吃得真香!没想到,儿子在晚上也发起烧来,顶着秋风抱着儿子去了门诊,风雨飘摇中,平添了些许莫可名状的阴郁。

第二天一早起床,发觉喉咙益发异样,吞吐困难,疼痛莫名。我想,非得看医生去了,不能再耽搁了。买好早点喊小弟起床,小弟说:“不吃了!”我知道一定是有问题了,来到床前,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,烧得够呛。

在医院,医生对我说:“你该早些来,扁桃腺发炎红肿得厉害呢!再一感染,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那天,小弟和我各自躺在一张病床上,床头架上各悬着两瓶无色透明液体,一滴一滴注入静脉。那样的时候,亲情的感觉悄悄绽放着,一遍又一遍,于我们彼此的顾盼中,在血管无声流淌,在心空悄然弥漫。

扁桃腺发炎终究只是如此而已,上午打完针,下午我便走进了教室。在讲台上干咳几声后,我对自己也对同学们说,坚持下去,坚持就是胜利。同学们说,坚持什么啊。我说,任何一个人,只要心底还坚守着一份阳光般的信念,就一定会看到前头还有一片艳阳天。他们笑了。笑过之后,我拿起粉笔,硬是哑着嗓子讲完了两节物理课。

终于,儿子病愈,小弟的病也有好转。这些日子,我觉得,一个人,在遭遇生活折腾的时候,最重要的,是保有良好的精神状态,具有阳光般的信念,让阳光在心底流淌。只有这样,生活的阳光才会冲开生命中的云翳,伴我们走过人生旅途上所有的艰难泥泞,最终走出落拓不堪,走出困顿苦难。

## 给爷爷奶奶的一封信

■姜子晟(通城)

亲爱的爷爷奶奶:

二老好!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初秋的风像夏日最后的辞信,第一捧边缘泛着棕黄的叶片落在砖地上时,半空中就已然嗅到秋日的莅临。听到秋的声音,是结束,亦是开始。

晨曦微红,那抹蔚蓝苍穹不知被谁挥上一抹绯红,好似酒浆,以醉人的姿态肆意流淌,空气发酵,到处都是悠长的醇香。

院子里有一个白兰树,树下有一对老两口。每年盛夏,白兰花总是悄无声息地开着,开在院子里,仿佛整个院子都是香。它的香不是阳光正好时鲜花的刺鼻,而是能让人感受到春的清香,香的自然,香的生机。老家很大,却容不下柚花,香溢出了庭院,溢出了老家。回首望去,坐于白兰树下,与你们聊天。奶奶坐在椅子上,满是皱纹的双手,手中拿着竹子编织的蒲扇;爷爷一手放在我的头上,轻轻地抚摸着,我在与邻居闲聊……

夏雨,闷热。我转着小绿伞,踩着一地的泥泞走过老家通城灯火通明的街区。万家灯火与湿沉沉的夜幕是截然两种颜色,仿佛隔出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我走进门,闻到土豆炖牛肉的香味,一口砂锅盛得满满的,在火上咕嘟咕嘟地颠着盖儿。奶奶用红围裙擦擦手关了灶台上的火;爷爷则在一旁准备餐具。

你们教会我很多东西,教我打鸡蛋,教我修剪阳台上的藤蔓,教我给丝瓜花传粉……看着我上蹿下跳,却只能看着天台上的青瓦叹气。他说他老了,腿不行了。懵懂之年,我捂着嘴笑;长大后,等发现你们手上的老茧和脸上的皱纹时,惋惜时间飞逝……

家,是什么?是土豆炖牛肉的香味;是院子里独自盛开的白兰花;是屋子里和蔼可亲的老两口。

院子里有一棵白兰树,树下有一对养树的老两口,之外还有我……